

76

河南文史资料

90



- 跟张福来任参谋长的回忆
- 日军战俘营脱归记
- 在抗战胜利后的内战战场上
- 有关祖父别廷芳的回忆
- 记南阳杨氏家族
- 古汴乞丐生涯录

第33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第三十三辑

河南文史资料

Yt 248/3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
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河南文史资料

第三十三辑

编辑 《河南文史资料》编辑部

(郑州市花园路83号 邮政编码450003)

出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发行 河南省政协文史办公室

印刷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

版次 1990年2月第1版 1990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册

国内统一刊号 CN41—1058 定价1.50元

杨廷宝和夫人陈法青、单廷寅
(一九七五年·南京)



杨廷宝(右)与王治敏
(一九三〇年·北平)



正紹吾兄大鑒。病中兩接
惠書。敬志。是事。自吾
兄去後。即呻吟床榻。終日與
苦水。鑒不解緣。今者。病魔纏
退。而元氣大傷。步履何如。
報雖云晚也。目觀國家之
故。社會汚濁。大有河清難俟
之勢。甚願。塵夢早醒。平時

却喜。肩道。還花。極樂世界。
乃竟。子與。願。一切煩惱。能
續。忍。受。豈。非。所謂。業障。
未。識。者。每。健。故。當。赴。西。白。兄
詳。從。壓。路。據。此。何。運。法。已
注。意。及。之。京。才。消。且。故。王。時。重
如。言。石。外。彭。頤
彭。禹。廷。啓。 弟。長。兄。田。丁。弟。
唐。文。叔。王。代。為。書。之。 九。弟。

目 录

跟张福来任参谋长的回忆·····李炳之口述 李宜琛整理	(1)
在冯玉祥将军身边(续)·····孙冠贤口述 晨 风整理	(33)
我任第十二军军长的回忆·····贺粹之	(41)
日军战俘营脱归记·····张仲雷	(53)
在抗战胜利后的内战战场上·····王凌云	(80)
彭禹廷日记四则·····	(115)
办理河南村治学院时的彭先生·····李洪五	(121)
别廷芳言行见闻琐记·····陈浴春	(125)
有关祖父别廷芳的回忆·····别炳坤	(131)
记南阳杨氏家族·····杨廷寅	(158)
记1941年项城县的“人祖搬家”事件·····司 峻	(176)
古汴乞丐生涯录·····冯荫楼	(181)
〔 质疑 · 订正 · 补充 〕	
对洛宁绿林人物张寡妇事迹的补正·····董正年	(190)
对《杜扶东生平》一文的订正·····高树滋	(193)

〔补 白〕

- 中国红十字会杞县分会……………杨丽圃(43)
- 临颖繁城牛肉……………巩守志(52)
- 慈玉琨嵩县救灾……………冉令闻(120)
- 许昌油梆戏……………徐士英(124)
- 河南的区长任免……………陈兆新(180)
- 鹿钟麟在汤阴修建运动场……………王子贞(189)

跟张福来任参谋长的回忆

李炳之口述 李宜琛整理

1922年9月，我就任将军府事务厅厅长。那时北京政府的财政非常拮据，各机关欠薪欠饷已成了惯例。将军府的将军们，除了少数腰缠万贯的下野军阀不在乎这区区1000元的月薪之外，一般将军全靠当卖什物度日。凑巧，在我走马上任的时候，政府借到了一笔外债，拨给将军府20万元，于是我就将欠薪一律按三成发给将军，颇得将军们欢迎，都说我这个事务厅长有办法，我也颇为得意。不料在我就职的第16天，就接到吴佩孚从河南洛阳拍来的一个电报，邀我前往河南，担任张福来的参谋长。张福来时任督理河南军务善后事宜，人们通常称他张督理。

早在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我就知道张福来，那时我已在保定速成武备学堂毕业了，被派到第三镇当队官，张福来是刚刚入伍，给第六协协统张永成当马弁。由于张身材魁伟，当个马弁，倒也很有气派，一般人就称他“张大个子”。1913年，我以第十三混成旅旅长随陈宦入川。1915年袁世凯称帝，蔡锷在云南独立，第三师师长曹錕率领所部入川，和十三混成旅共同对滇军作战。有一次，我从泸州带队回转綦江，在路途上遇见张福来、董政国带着队伍在路边徘徊。那时，张、董已经升到营长了。见面后他们按照当时的习惯，称我统领，态度非常恭敬，对我说：

“我们走错路了。”于是我就告诉他们走的道路。后来吴佩孚扶摇直上，成了北洋政府的要人，张福来也成为一位方面大员，从四川开赴河南了。我想：我当旅长的时候，张福来还是个小小的营长呢，我凭什么去伺候他；另一方面，我在将军府的待遇相当优厚，每月有600元的现饷，160元的办公费，有20名兵弁的经费由我开支，还有一部汽车，每月由机关供应我200元的汽油，我又何必舍此就彼呢？那时管理将军府事务的上将军正好是我的同乡世交王士珍，我便向王请示。他说：“老弟，你想怎么办？”我说：“我不想干。”他说：“不干也得有个不干的办法，我看子玉（吴佩孚的字）来电报恳切，你还是亲自去一趟，当面辞谢，也周到一些。”我接受了王的意见，到洛阳去见吴佩孚。当时吴佩孚正为河南问题大伤脑筋。张福来的参谋长李济臣本是吴佩孚的参谋长，资格也比张老得多，可两个人意见很大，结果李济臣是什么事也不办，而张福来是什么事也办不了。当时河南拉杆者很多，最著名的有老洋人、张得胜、李鸣盛三大股，每一股号称万人。他们曾经攻破太康、项城、襄城等七个县，还掳去外国教士、商人28人，引起了外国的干涉。外国使馆向中国政府表示，认为中国政府没有维持治安的能力，他们将派军队协助中国军队剿匪。吴佩孚非常为难，因此，在我和吴佩孚见面后，吴便将河南情况一一向我介绍。吴说：“情况如此，咱们这样的弟兄，你不帮我的忙，谁帮我的忙？”他还说：“张子恒（张福来字）是个粗人，大字不识，还不如阿斗，没有个诸葛亮去辅助他，子恒能办得了事吗？”最后他说：“李倬章（李济臣字）不干了，可是参谋处都是他的人，谁也不敢接，只有你来。倬章曾说：‘彪哥（我的字叫彪臣，他们习惯称我为彪哥）来，我同意，我让。’所以，你要不来，我毫无办法。”我看吴如此诚恳，也不便推辞，

就说：“既然如此，我义不容辞，只有给你帮这个忙了。可是我只管剿匪的事，以一年为期，到时候，我还回我的将军府去。”吴看我肯就职，非常高兴，对我一年为期的话也没有表示可否。

我离开洛阳，又回去见王士珍，介绍了我与吴见面的情况。王说：“你去帮帮子玉也好，你这儿的缺，我可以给你留着，你自己找个人代理着吧。”我就想到同学师景云。师曾任冯国璋的参谋长，最近担任陆军大学校长，被奉系的张厚琬给挤掉了，正没有事干呢。我向师一说，师欣然同意。我带他同去见王士珍，王也没有意见。谈到薪水，我主张全部给师，师不肯。王说：“你俩还不是和亲兄弟一样嘛，我看，办公费归景云，这600元薪水你们俩平分好了。”

我把将军府的事情安排妥帖后，就去河南开封就职了，路过郑州，我去看望了靳云鹗，当时靳正任第十四师师长。靳和我是陆大同学，交情很厚。靳对我担任督署参谋长，非常欢迎。他说：“这位张督理，也真奇怪，我拍去的电报，好几天了，也不见回电。你去查查，看究竟是怎么回事。”靳对于河南军务，提了很多意见。他说：“河南军队也太不象话了，军队一开拔，地方上就得有支应处，都是些豪绅主持。军队过去了，就按地亩摊派给百姓。在四个镇守使辖区内，只要从防地走出100里，就要领军费。听说军队所过之处，连酱油都得预备。平时咱们还不吃酱油呢，当兵的还得吃酱油，这可真是奇闻了。”

车到开封，张福来派了一个副官到车站迎接。我下了火车，就到河南督署与张见面。张比我大六岁，虽然做到督理，但仍没改掉他从乡下带来的习惯，穿着很随便，手里拿着个旱烟袋（后来我才知道，只有在出门时，他才吸纸烟），态度也很谦恭。他一见我就说：“参谋长来了，多多帮忙吧，我也不识字。”他说

的倒是实话，他当了督理以后，别人教给他怎样画“行”，但他连“行”字也画不好，弯弯曲曲，就和蚯蚓一样。

我们两人没有说上几句话，他就扯到李济臣身上去了；他说：“好极了，你来了，倬章走了。”说到这里，他叹了一口气，说：“唉！都是他自己弄坏的，他派了一个警察局长，河南人反对。他总想当省长，我说：‘你别急，得匀开我的功夫哇。’现在人家都反对他，到洛阳告他，他呆不下去了。”我说：“自从我闹病以后，精神也都达不到了。玉帅盼望我来，军人都有袍泽之谊，也不容我不来。不过，我也不能干长，我在将军府刚接了事，聘老（王士珍）也不放我，现在请师岚峰（师景云）暂时代理着呢。等我把襄匪的事办完了，还得回我的原任。”张说：

“参谋长说怎么办就怎么办，什么都好办。”说罢，他陪我到参谋处略坐了一会儿就走了。这时天也晚了，我就住在参谋处。这个参谋处是陈夔龙任河南巡抚时修建的一座跨院，一连五间屋子敞着，倒也十分豁亮，屋里也拾掇得干干净净。在院子里有三块大石头，后来我才知道是从艮岳^①顶上移来的，每块有一丈多高，上面刻有“岵嶽丈人”、“云根”、“岵嶽”等字。

第二天早晨，参谋处全体人员已经在屋门外站好了队，等候见面。参谋处的规模也还不小，有两个上校参谋，四个中校、少校参谋，共有三四十人。最要紧的是有个电务处，所有来往电报，非经参谋长签字不可。电务处处长姓袁，湖南人。我与参谋处人员刚见过面，秘书长、各处处长、科长也都站在屋门外等候与我会见。我忙出去，说：“太客气了，请屋里坐吧。”张福来的秘书长叫吕猷臣，他的哥哥、弟弟在吴佩孚处当秘书。这些人中还

^①艮岳，宋徽宗时在汴京城内东北隅人工加高的冈阜，以在禁城之艮方，故名艮岳，又称万岁山，见《宋史·地理志》。

有张福来姨太太的父亲李锡庆，时任督署财务处处长。张福来的姨太太是张从四川回来在定州驻防时娶的。李锡庆当时在定州开粪厂，从此就跟着张办财务，掌握着张的经济权，也是当时河南政治舞台上的一个头面人物。

从这一天开始，我就在参谋处办公。由于张福来兼着第二十四师师长，经常要到师部去办公，还要在督署会客，因此白天我很少和他谈公事，一般都是晚上带着公事到他屋里研究。由于张福来保持着他的乡下作风，师爷们穿堂入屋，都象家里人一样。他办公室的里间，就是他姨太太的寝室。他姨太太见着我们也不避讳，随时交谈。听说张的大太太德行很好，平素由她侍奉公婆，对姨太太也很礼让，所以张的办公人员都和姨太太接近，大太太反而被疏远了。

李济臣因为和张福来闹意见，办公桌上的公事堆有一尺多高两大堆，他都没有处理，在我接事以后，倒很忙乱了几天。

二

张福来怎样当上了河南督理，他和李济臣的关系为什么搞得那么紧张，在我到开封就职以前就有所闻，在督署住了几天以后，对这些就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河南督理张福来的前任是督军冯玉祥，冯玉祥的前任是赵倜。冯玉祥原任陕西督军，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冯任直军预备军总司令，率众赴豫，赵倜因受裴尧田的鼓动，联奉反直，被冯军击败，赵倜出走，冯继任河南督军。赵倜是老毅军出身，队伍腐败，他个人的作风也是贪污腐化。赵有一个“西屋太太”很得赵倜宠幸，当地阔人家的姨太太、小姐就都纷纷和她结拜为干姐妹。每逢夕阳西下，以西屋太太为首的这些太太、小姐们就打扮得花枝招展，出现在开封最繁华的地

方。当时最时髦的装束是斗篷，她们每人披一件斗篷，斗篷上面都绣有大朵的蝴蝶，有人就给她们起了个绰号，叫做“蝴蝶会”。这位西屋太太给赵倜生了一个儿子，开封城里立刻轰动起来，忙着给他庆贺。有十个当地绅士，过去都是在外地做大官现在回家养老的，其中就有裴尧田（裴和冯国璋是同学，在武卫左军任过教习，是吴佩孚的老师，曾在关外任镇守使），他们组织了一个“十老减寿团”，公开声称每人自愿减寿十年，给这位督军公子增寿。另有一个名叫车云的人，请人为西屋太太精做了一双绣花鞋，上面绣有车辆和云彩的图案。冯玉祥继任督军以后，准备处置这班劣绅，这些人闻风先逃了。而一些和他们声气相通的人，对冯这种做法极为不满，想把冯赶走。那时河南境内就有一个冯玉祥的对头冤家，便是坐镇洛阳的直鲁豫巡阅副使吴佩孚。吴、冯本来有些互相嫉妒，偏偏吴佩孚的秘书长郭良臣和秘书杨云史，一个是冬烘先生，一个是花花公子，冯玉祥很看不上眼，曾对吴的参谋处处长张方严说：“玉帅怎么用这么两个人？”这话传入他俩耳中，对冯怀恨在心，从中挑拨吴、冯关系。而一班劣绅们就利用他们的矛盾，在洛阳散布对冯不满的言论。冯玉祥把陕军胡景翼等部带到河南，直奉战后就在河南驻防，这部分饷银，应由河南省协饷，但冯没有发给他们，他们就向吴佩孚申诉，说冯只顾自己扩编军队，不肯协饷。加上第十四师师长靳云鹗驻在郑州，颇想取冯而代之，也在吴面前说冯的闲话，于是吴、冯在河南就不能两立了。当时北京政府的总统是黎元洪，实力派则首推保定的曹錕。吴向曹、黎要求撤换冯玉祥，曹錕勉强同意了，而黎元洪却不肯颁发更换河南督军的命令。按照当时制度，更换督军，非经大总统明令不可。冯玉祥也早料到这一点，特派段其澍到京活动，和黎的亲信哈汉章、金永炎约定，只要黎不下更换命令，

事后冯将送给他们10万块钱，因此，黎元洪始终不肯签署罢免冯玉祥的命令。吴佩孚气极了，就连电他所亲信的两个总长孙丹林、高恩洪到公府去催促，并说：“这道命令不下，不许你们离开公府。”在孙、高二人的催逼之下，黎元洪无法抗拒，才发表了罢免冯玉祥河南督军的命令，调他任陆军检阅使。上面所说的这段情况，是冯的老师段其澍亲口向我说的。

冯玉祥调京以后，曾来看过我一次，当时他住在航空署街航空司令部内。过了几天，冯在航空司令部请我吃饭，由曾任参谋部第三局局长的姚仲伊代为招待。那天，酒席很丰盛，但冯玉祥看上去却有些抑郁寡欢的样子，在姚和我谈话时，他只坐在一旁静静地听。

吴佩孚决定撤换冯玉祥的时候，活动继任河南督军的人很多，靳云鹗就是其中一个有力的竞争者，怎么这顶纱帽会落在了张福来头上呢？一般认为，张福来追随吴佩孚多年，对吴忠心耿耿，出生入死，名义上是长官部下，实际上远在吴当营长的时候，他俩就是盟兄弟，交情最厚。其实这只是一方面，主要是吴的参谋长李济臣极力替张捧场，而李对张这样帮忙，也另有他的用意，因为他和张已经有了君子协定，张若督豫成功，便推荐李出任河南省长，所以张福来去开封就职，李也随张同至，屈就了督署参谋长，其目的就是当河南省省长。那时河南省长张凤台，是河南彰德府安阳县人，前清的进士出身，他当御史时，曾经具折参过权贵，朝野震惊，都说他很有风骨。后来外放州县，也很风厉，名声也不错。赵倜任督军时期，他就担任了省长，很受河南士民的拥戴。冯玉祥任督军，也没有换他。张早年作官虽然很讲气节，而作省长的时候，已入老年，一切政务由他的部下亲信主持，他装聋做哑，不闻不问。他有个堂弟，人称张老五，胡作非为，张

来福一进开封，张老五就和张福来的弟弟张老二勾结上了，说他们五百年前是一家。张福来对张凤台也口口声声“老张家”，大有祸福与共的意思。张凤台是河南人，地方上的议员、教育界人士都给他捧场，打出“豫人治豫”的招牌。张福来就以此为借口，向李济臣表示，张凤台暂时不能动，看机会再说吧。

张福来任河南督军后的头一件事就是委他的二弟当了铜元局总裁，李济臣说：“咱们可不能抓地盘呀！”张说：“不能，不能。”可张老二早已接事了。李一赌气，就派弟弟李光宇（后改名李玉璋）到豫西灵宝当税局局长，这也是一个肥缺。张派侄子当督军署卫队团长，李就派张树勋（湖南长沙人）当开封警察局局长，并说：“这是督理交下来的。”张福来知道后大不满意。张树勋担任开封警察局长不长，就招来地方反对，张福来就以此为借口，说李不得人心，怎么能当省长呢。李济臣没当上省长，就消极怠工，参谋处的公事堆积如山，他也不肯批阅。参谋处的人员都是李的私人，李不干事，别人乐得不管，看张福来的笑话。吴佩孚知道此事后，找人代替李的职务，可又没有人敢接李济臣的缺，这才把我找来，算是替吴佩孚解决了一个困难。

我当了参谋长后，对于参谋处人员一个也没有更动。参谋处人员知道我和李很有交情，对我也能推诚相与，一切听命。他们都说：“李炳之参谋长素有资格，人格也够。”尤其是电报处处长袁某和我最好。说起我和李济臣的交情，已有多年了。远在前清末年，李济臣结婚时，他的妻兄陶云鹤（曾继陈文运之后就任陆军讲武堂堂长）正在军咨府当科长，和我是陆军大学同学，特邀我和张联棻陪新郎官，还担任送亲。后来李济臣也入了陆大三期，和我是前后同学。他在吴佩孚处当参谋长，和我关系一向不错，所以我才顺利地接任了参谋长。至于河南省长张凤台，和我

没有什么渊源。在赵倜与冯玉祥作战时，我曾奉曹、吴之命，前来开封劝阻冯玉祥继续前进，那时与张凤台曾有一面之雅。张毕竟是个老官场，听说我就任了督署参谋长，立刻派政务厅厅长常静庭来看我。常静庭系前清举人出身，是张的门生，人很稳健，吴佩孚也很器重他，和我倒也一见如故。常说：“省长听说参谋长来了，必然带了几个人来需要安插，省长给匀出四个县长缺，请参谋长随便派吧。”我说：“我没带人。”我向常静庭当面谢过了张凤台的厚意。我还没来得及去拜访张凤台，就在张福来处见面了。我们谈到科第出身上，张和我父亲还是同年的举人呢，论起辈来，我还得称他为老年伯呢。

三

在我到任不久，张福来就遇到一件不大如意的事。自冯玉祥去后，河南境内，土匪蜂起。督署军事科科长黄鉴池拟了个计划，准农村按村子大小成立乡团，使其具备一定的自卫能力，由地方商议决定后，呈请督理发给枪支。发枪是军务科的事，但是枪的来源却无法解决。这个消息传出后，有位叫王家凤的省议员，不知经谁介绍，前来求见张福来，王说：“直皖战后，原来驻在洛阳的西北边防军两个旅被直军解散了，枪械流入民间。这些枪械如果落入土匪手里，势必如虎添翼。要肃清土匪，首先要清理枪支。只要督理给个公事，我可以到各地找枪去。但是有个条件，谁要能缴100支枪，就委任他当连长，缴300支枪，就委任他当营长，队伍由他召集。”张福来跟黄鉴池商量，黄说：“可以叫王家凤招编队伍，营长、连长由他派，可是得有三分之一是咱们的人。等王把枪收够，队伍招齐了，调到开封训练，以后随便找个借口，把枪给收回来。”张很同意黄的意见。但有人建议不能给

王家凤发公事，只能给他一个护照。到我就任时，已给王家凤发了一个护照，准他到各地收枪。但张福来没向我谈起此事。督理公署有两个副官长，一个叫刘万祥，一个叫田宗川。一天，刘万祥前来见我，说：“王家凤派人赴卢氏收枪招编队伍，卢氏县知事说招兵必须经过地方官，而事前地方毫不知情。显然是奸人假借名义，招摇生事，就据实禀报了吴佩孚。吴说：‘我怎么不知道，把这个人抓起来！’经军法处一问，才知道此人系王家凤所派，有督理所发护照为凭，吴命道尹彻查。这个道尹姓尤，和吴同乡，人很风厉。他向张福来质问此事，张一听，很害怕，就叫我来问你，看如何对付。”我说：“我根本不知道这回事。”后来张就叫黄鉴池向我说明上述经过。黄的态度虽很恭顺，但我感到他很虚伪，我没有表示可否。最后他说：“我想叫王家凤来见参谋长，说明收枪计划。”我说：“叫他来吧。”王家凤来见我，王才30多岁，肥头大耳。我问王：“你怎么知道民间有枪？”他说：“我听说的。”我说：“你能收多少支枪？”他说：“收两三千支枪很容易。”他还向我解释：“陕西刘镇华也在极力搞枪，咱要不收，别人就把枪收走了。”我说：“走了不更好吗？那不就除了害吗？”他说：“那怪可惜的。”我说：“河南境内，有这么多军队，我还准备裁减呢，这个事，你们随便弄不行。”话不投机，王家凤只好灰溜溜地走了。过了两天，王家凤请我吃饭，送来请帖知单，我一看，我的首席，二席是张二大人，三席李锡庆，以下是秘书长、军务科长、军法、军医，都是衙门里的人。我看罢，立刻写了个“谢”字。第二天，王又送来请帖，但改了个日子。这次他也学乖了，先将请帖分别送给张二大人以下的人，让他们都分别写上“敬陪”、“敬陪末座”等字样。我一看，这是王逼我就席，更不痛快，吩咐来人把知单请帖一律带回。不